

沙

坪

之

憶

記抗戰中的中大

王成聖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意有未盡，脫落錯訛在所難免，不意迭由各雜誌予以轉載，且經某出版社選入散文選集，使筆者倍增惶恐。乃將本文重加整理，送中外雜誌刊登，倘再有轉載者，務請以斯篇為準，是所感荷。——筆者

詩人自古愛嘉陵，江水秋來分外清，江有石門相對立，石門近處是沙坪。

一壩瀕江一片沙，荒村寂寞夕陽斜，而今景物全更變，車似新潮人似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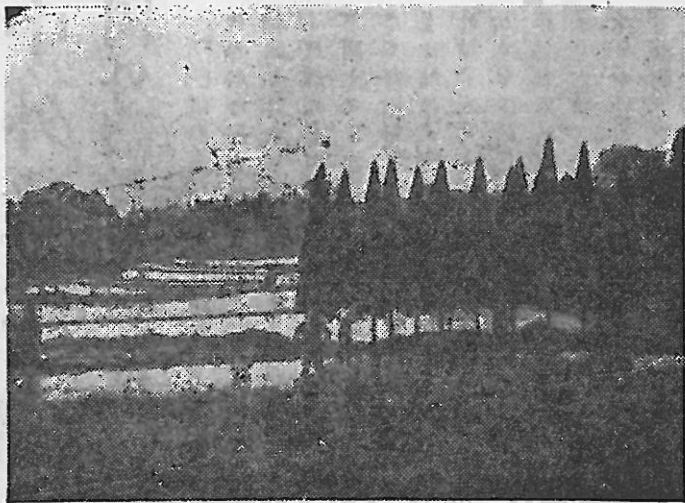
西來蠻舍已成陰，頓令空郊盡化春，水曲山陬人到處，弦歌聲共白雲深。

上列「沙坪壩雜詠」三首，選自現任臺灣師範大學教授中大校友吳錫澤兄二十九年八月在沙坪壩時的詠作。三十年前的抗戰青年，大學學生，開闊胸襟，蓬勃朝氣，可謂躍然紙上，令人悠然神往。真的，歲月悠悠，光陰荏苒，如果不是屈指細數，連自己也不能置信，那洋溢著朗爽笑容，青春氣息，山陬水涯琅琅書聲的美好日子，沙坪壩松林坡上的讀書生涯，一轉眼竟已是二三十

十年前的往事了。

從沙坪壩松林坡下中大校門朝裏面望，松林坡那一座小山，蠻舍鱗次櫛比，層層疊疊。十餘座教室和六大幢宿舍，如此其多的建築物擠滿了一座小山坡，而以圖書館為其中心。圖書館座落在松林坡之巔，遠眺近望，氣象萬千，全校景色盡收眼底。就在這一座小山坡上，中大擁有文理、法、教、農、工六個學院，二十八個系和兩專科，以及文科、法科、師範、理科三研究所，航空和機械特別訓練班，後來顧孟餘校長居然還能利用空隙建造了規模恢闊的大禮堂，松林坡的寸土尺地，全部充份的利用到了。相信世界上不會再有像松林坡這樣一個小山坡，能够這樣的「地盡其利」。

然而這還僅祇是松林坡戰時中大的一部，除了松林坡校本部之外，在柏溪還有一處校舍建築以飯廳為中心的分校，由於兩地之中心不同，校本部的同學還諳而膚之，其實是未盡事實的



柏溪——由中大分校遠眺，林木森森，阡陌縱橫。

有着：校本部以讀書為中心，分部以喫飯為中心的說法，氣得分部同學瞠目結舌無詞以對，當然，開這種玩笑也跟分部同學都是一年級新生有關，誰教他們是 Freshman？老同學們不曾以拖屍 Toss 相待，僅祇無傷大雅的「涮個饅子」，（川諺：開頑笑也）已經是很客氣的了。

戰時中大之大，真能令人為之舌擗不下。校



顧孟餘校長任內所建之大禮堂，
名曰——孟餘堂。

本部和分校之外，在一千多里路程之外的四川省會成都，還設有醫學院和牙醫專科。又在數十里外的青木關上，建有蜚聲一時的著名中等學府——中大附中。

在松林坡上層次分明的十幾座教室裏，每一座教室又區分為若干間，為了經費有限，抗戰克難，兼且顧到大面積裏小面積的關係，我們不設課桌，座位一律用靠手椅。那六大幢寢室呢，五男一女，更是一座得容納二百餘人。床是上下鋪，談不上任何私人擺設和佈置，除了床鋪以外就很少有週旋的餘地。但在當時大家認為至少要比逃難時期，長江輪船統艙裏的擁擠情形要好得多。

飯廳裏，一天三次，舉行場面壯闊，熱烈緊張的千餘人大會餐，如今只要回想那三人合抱，由兩條壯漢才能用力抬起走的大飯桶，胃裏頓時就會升起飽而脹的感覺。衣食住行，讀書戀愛，松林坡上戰時生活的全部內容，簡而言之，似乎「布衣暖，菜根香，詩書滋味長」，那十一字名言，最足以形容。

當年的松林坡上，中大同學幾乎沒有一個人叫過苦。大家在戰時物質匱乏，政府公費有限，僅足溫飽，簡直毫無生活享受的情形下，三餐祇可果腹，一肉便謂牙祭，但是每一位師生，都還是那麼樣的富於進取，那麼樣的充滿自信。我們利用每一分秒的時間，啃書、實驗、聽講演，參加社團活動，焚膏繼晷，孜孜矻矻。我們從不懷疑，尤其深信學業終將有成，前途無限光明，我們甚至於在抗戰戰局逆轉，大後方驚濤駭浪，人

心惶惶的最嚴重關頭，都從不曾想像過敵軍的凶餓會蔓延到嘉陵江上，我們確信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人人都在為中華民國未來的富強茁壯，懷有美麗的憧憬。

如所週知，中大係以理工科為重心之所在，但是不能想像的，則是抗戰時期中國對外航線全部為日軍切斷或封鎖，在八年期間我們的圖書儀器設備是何等的陳舊與簡陋，在科學新知方面，長期抗戰中的中華民國，更是整個兒的落了後，然而大家却在松林坡上養成了腳踏實地，認真求學的苦讀精神，抗戰勝利以後學校迅即以突飛猛晉之勢迎頭趕上，急起直追，如今留美學人中就有了一千位以上的校友，蜚聲國際，卓有成就的知名之士猶如過江之鯽，其中大部份都是理工科的畢業生。僅此一端，也可以說知同學們苦讀苦幹，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研究精神。由於其在邁出校門之後猶仍不斷的發揮，方始能有這麼大的成就。想當年，沙坪壩松林坡離開戰時陪都重慶市不過二十多里，既在公路邊緣，又復瀕臨嘉陵江畔。可是，中大居然還是四川各地鄉間唯一亮得有「電燈」的所在呢。然而，前二年裏，我國參加國際航空會議，七位代表之中居然就有五位是中大出身。

當年中大同學求知之熱切，和今日的大專學生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大家在松林坡上苦讀幾於是無中生有。化腐朽為神奇。理工科同學不尋常的成功，正是最佳例證之一。其他科系同學能有優異表現，卓越成就的當然所在多有，而且正以欣欣向榮，方興未艾之勢正在迅速發展。中

大同學無論是在海外抑或國內，輒常成爲重要結構的中堅份子，這就很顯然的與「誠樸雄偉」的優良校風直接有關。

但是同學們決非書呆子，祇知埋頭書本，鑽研學問的用功學生，中大同學熱烈求知，大家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求學問，增見聞的機會。例如當年在沙磁區（沙坪壩和磁器口，抗戰時期各高等學府的薈萃之區）經常舉行的演講大會，主講



松林坡上所見嘉陵江畔夕照中的鏢夫。

的先生們都是當代第一流的名儒耆彥，權威學者，藉演講大會之便擴大其講學的範圍，每每對各種學問作有系統的，深入的研究與探討。但凡有演講大會舉行，同學們莫不爭先恐後，踴躍聽講。因而在當時還流傳得有一句口號：

「課可以不上，講演不可不聽！」

從另一個角度看，同學們又都是充滿活力，熱情而好動的，每當課餘之暇，運動場上無人不滿爲患，甚至於連我們那條環山大道，圍繞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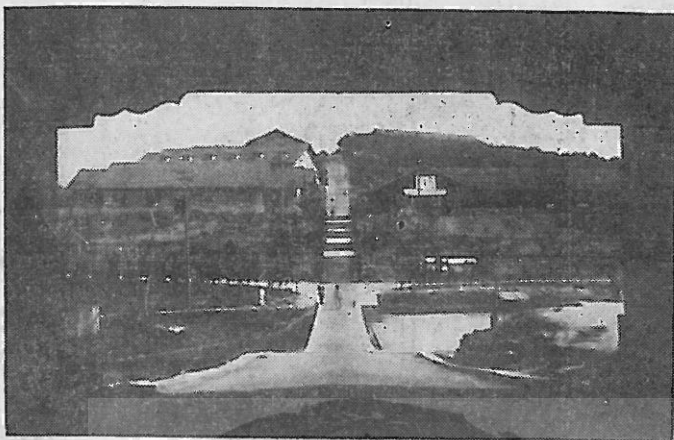
早年的中大校長顧孟餘先生，攝於民國十五年，時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

松林坡而築的一條汽車路，也有穿背心短褲的同學在練習長跑。散散落落在學校附近的那許多茶館，更是同學們休憩身心，高談闊論的社交場所，經常都可以聽見同學們在暢談國事，語驚四座，從一杯濃濃的沱茶沖泡到晶瑩可愛的「玻璃」（四川公司所謂的白開水），便可以消磨一個假日。其實認真說來那決不是消磨，因為幾乎每一個人都在那兒讀過幾段或幾本書，看完幾份土紙印刷的報紙，還興高采烈的討論過若干問題，互

切互磋，相互砥礪，同學們確實連一天假期，一段休憩都不曾虛擲浪費。

尤其是顧孟餘先生出長中大的那一段時期，在他的大力提倡之下，自由思想，獨立發展的風氣有如怒潮澎湃。在研究、研究、再研究的號召與鼓

勵之餘，同學們開始發揮深厚巨大的潛力，師生們出版了許多既有價值，極具意義的壁報以及鉛印刊物如沙坪新聞、立公報、大學新聞等，稱得上是抗戰期間壁報作品中的佼佼者，從高深的學術研究到富有時代精神的文學創作。同時又組成了許多規模龐大，包羅萬象的社團。如「羣社」以鼓吹工業革新為職志，係由各院各系的同學自



從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校門，遠眺松林坡全景。

由參加，共同組成。他們的目的在於相互研討，培養通才，經常提供各自所習學科的內容及心得，「羣社」規定每週由一位同學擔任專題講演。

又如以講演為主的社團「啞鈴社」，不知道為什麼要名之為「啞鈴」，其實依我看來，他或她們的講演軌常是以醍醐灌頂之勢在發聲振聵，因為他或她們準備充份，能使每一次講演都顯得很有內容。「啞鈴社」的社員又經常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性的演講比賽，很為全校同學爭取了不少的榮譽。如今在臺北任職中華日報社長的楚崧秋教授，和蔡哲琛女士，當年都曾是「啞鈴社」最活躍的份子。又如歷史學會、邊疆學會、中國邊疆建設學會等名目繁多，不勝枚舉。至於學生自治會、系科代表大會，更是由全體同學普選產生代表所組成，人才鼎盛，因篇幅關係，恕不多贅。

中日大戰帶給學校唯一的陰影，恐怕得數空襲為第一。中大，大概是在敵人的心目中目標太

大了，因此她曾不止一次挨過炸彈。我們有理由相信日本軍閥曾經蓄意毀滅這戰時後方的最大最高學府，但是他們計不得逞，敵機不但未能盡毀中大的建築，甚至連中大師生不屈不撓的精神，都無法撼動分毫。敵機轟炸所給予我們最大的困擾，無非有一段時期，每天都發警報，有時上午十時便「見機而作，入土為安」，直到下午一點多鐘方始能夠鑽出防空洞。然而因為校方以師生的安全為重，防空洞構築得非常之堅固，甚至於有一回理化實驗室落下了一枚五百磅的炸彈，洞裏的師生祇不過感受一次輕微的地震而已，並無一人死傷。幾度轟炸反倒炸起了同學們的同仇敵愾，以及愛國情緒的無比高漲。所以，當民國三十三年蔣主席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中大同學立刻熱烈響應，踴躍投筆從戎。這也許是窮兵黷武，不惜悍然摧殘文化的日本軍閥，所始料未及的轟炸成果吧。

× × ×

二百五十歲人瑞實記

楊森·李 寰等著

現已出版定價十八元

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及其延年益壽之術，自在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密切注意，其中尤有深具學術價值之討論。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列為中外文庫之第三種，業已出版。

定價拾捌元郵購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立即寄書（郵票通用）